

读者精品

珍藏本

[阅读经典]



友情对白

YOU QING DUI BAI

读者俱乐部 / 主编

□ 蝶结友谊的脉搏 □ 开启心灵的窗户 □ 情感深处的共鸣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友情对白

YOU QING DUI BAI

读者俱乐部 / 主编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友情对白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5. 12

(读者精品)

ISBN 7-5601-2886-6/J·318

I. 友... II. 读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1596 号

读者精品·友情对白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601-2886-6/J·318

定价: 596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29.8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读者精品

珍藏本

友情是天堂，没有它就像下地狱；
友情是生命，没有它就意味着死亡。

——威·莫里斯





目 录

心中的温暖

房东太太	朱自清 (2)
邻 居	庐 隐 (9)
她们之间	刘 芳 (14)
一位年轻的护士	胡小清 (17)
过路客	杰拉德 (19)
友 谊	穆 英 (24)
难忘的圣诞礼物	鲍 勃 (26)
选择原谅	艾丽丝 (29)
眼中的怜悯	佚 名 (31)
心中的温暖	史考特·葛若丝 (33)
善良之举	罗伯特·休斯 (37)
与爱相约	依丝·纪修尔 (39)
笨 蛋	赖瑞特·赫斯特 (44)
爱的黄丝带	蒂亚·亚历山大 (47)
你很好,你很快	凯西·克利 (51)



持镜的孩子	尼 采 (54)
当我不在世的时候.....	屠格涅夫 (57)
夏克玲和米劳	法朗士 (59)

奇迹,创造了人间的真情

志摩在回忆里	郁达夫 (62)
友善的话	帕 克 (69)
排定先后	弗兰西斯 (71)
依然美好	包 罗 (73)
坚持下去	布莱斯·康坦利 (75)
回 家	伍尔德 (77)
黄金时光	瑞奇特 (79)
祝 福	丽 拉 (81)
有多重要	马基雅维利 (83)
测 验	哥达尔 (85)
享受新生	来盖尔·卡文提斯 (87)
一封情书	云 铮 (89)
永恒的爱	海 燕 (92)
爱的金子	泰戈尔 (94)
不觉寂寞	梭 罗 (96)
回忆爸爸.....	G·海明威 (98)
生活的真谛	戴 森 (108)



利默里克的早晨	伯 尔 (110)
笑与泪	纪伯伦 (116)

生命的意义在爱人

乡曲的狂言	许地山 (120)
信心与反省	胡 适 (123)
江铃楼前水	张恨水 (131)
烂柯纪梦	郁达夫 (134)
一张纸片的命运	沈 平 (139)
十年的等待	鲍若男 (141)
爱的力量	伍迪·艾伦坦 (146)
沉寂的两分钟	王笑天 (148)
最美的名字	康 玲 (150)
生命的意义在爱人	董 菲 (152)
飘动的红纱巾	石红梅 (154)
生命的再现	史迪夫·杰克 (156)
新的生命	雨 果 (158)
忆	罗曼·罗兰 (159)
一次晨祷	里尔克 (160)
完 美	纪伯伦 (162)
流放的地方	泰戈尔 (164)
昨夜我看见	斯洛特 (167)



黑人谈河 休 斯 (168)

如果要记住我

- 怀鲁迅 郁达夫 (170)
- 白马湖之冬 夏丐尊 (172)
- 与妻书 林觉民 (175)
- 金纸鹤 派翠西亚·罗任紫 (178)
- 卡车司机的遗言 路得·肯达尔 (181)
- 最后一支舞 里克·奈尔斯 (186)
- 爸 爸 凯莉·瓦特金斯 (191)
- 麻雀死后何处去 凯西·寇寇斯加 (194)
- 请帮我穿上红衣 仙蒂·狄荷姆斯 (197)
- 别担心,没事 珍妮丝·亨特 (199)
- 如果要记住我 罗勃特·泰斯 (203)
- 留下你的叉子 罗杰·威廉·汤玛斯 (205)
- 论忧伤 蒙 田 (208)
- 你可以抛下我走掉 福 尔 (213)
- 夜之歌 尼 采 (214)

心中的温暖



她从来没有上过堂，法官说欠钱不让房，是要坐牢的。她又气又怕，几乎昏倒在堂上；结果只得答应了加紧找房。这种种也都是为了女儿，她可一点儿不悔。

房东太太

—— 朱自清

歇卜士太太 (Mrs. hbbbs) 没有来过中国，也并不怎样喜欢中国，可是我们看，她有中国那老味儿。她说人家笑她母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，那是老古板的意思，但她承认她们是的，她不在乎这个。

真的，圣诞节下午到了她那间黯淡的饭厅里，那家具，那人物，那谈话，都是古气盎然，不像在现代。这时候她还住在伦敦北效芬乞来路 (Finchley Rod)。那是一条阔人家的路；可是她的房子已经抵押满期，经理人已经在她门口路边上立了一座木牌，标价招买，不过半年多还没人过问罢了。那座木牌。和蓝球架子盖不多大，只是低些；一走到门前，准看见。晚餐桌上。听见厨房里尖叫了一声，



她忙去看了，回来说，火鸡烤枯了一点，可惜，二十二磅重，还是卖了几件家具买的呢。她可惜的是火鸡，倒不是家具；但我们一一碗没吃着那枯的地方。

她爱说话，也会说话，一开口滔滔不绝；押房子，卖家具等等，都会告诉你。但只是高高兴兴地告诉你，至少也平平淡淡告诉你，决不垂头丧气，决不唉声叹气。她说话是个趣味，我们听话也是个趣味（在她的话里，她死了的丈夫和儿子都是活的，她的一些住客也是活的）；所以后来虽然听了四个多月，倒并不觉得厌倦。有一回早餐时候，她说有一首诗，忘记是谁的，可以作她的墓铭，诗云：

这儿一个可怜的女人，

她在世永没有住过嘴。

上帝说她会复活，

我们希望她永不会。

其实我们倒是希望她会。

道地的贤妻良母，她是；这里可以看见中国那老味儿。她原是个阔小姐，从小送到比利时受教育，学法文，学钢琴。钢琴大约还熟，法文可生疏了。她说街上如有法国人向她问话，她想起答话的时候，那人怕已经拐了弯儿了。结婚时得着她姑母一大笔遗产；靠着这笔遗产，她支持了这个家庭二十多年。歇卜士先生在剑桥大学毕业，一心想作诗人，成天住在云里雾里。他二十年只在家里待着，偶然教几个学生。他的诗送到剑桥的刊物上去，原稿却寄回



了，附着一封客气的信。他又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诗集，封面上注明，希望出版家采纳印行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回响。太太常劝先生删诗行，譬如说，四行中可以删去三行罢；但是他不肯割爱，于是乎只好敝帚自珍了。

歌卜士先生却会说好几国话。大战后太太带了先生小姐，还有一个朋友去逛意大利；住旅馆雇船等等，全交给诗人的先生办，因为他会说意大利话。幸而没有错几。临上火车，到了站台上，他却不见了。眼见车就要开了，太太这一急非同小可，又不会说给别人，只好教小姐去张看，却不许她远走。好容易先生钻出来了，从从容容的，原来他上“更衣室”来着。

太太最伤心她的儿子。他也是大学生，长的一表人才。大战时去从军；训练的时候偶然回家，非常爱惜那庄严的制服，从不教它有一个折儿。大战快完的时候，却来了恶消息，他尽了他的职务了。太太最伤心的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消息，她在举世庆祝休战中，迷迷糊糊过了好些日子。后来逛意大利，便是解闷儿去了。她那时甚至于该领的恤金，无心也不忍去领——等到限期已过，即使要领，可也不成了。

小姐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；她就为这个女孩子活着。早晨一块儿拾掇拾掇屋子，吃完了早饭，一块儿上街散步，回来便坐在饭厅里，说说话，看看通俗小说，就过了一天。晚上睡在一屋里。一星期也同出去看看一两回电影。小姐



大约有二十四五了。高个儿，总在五英尺十寸左右；蟹壳脸，露牙齿，脸上倒是和和气气的。爱笑，说话也天真得像个十二三岁小姑娘。先生死后，他的学生爱利斯（Ellis）很爱歌卜士太太，几次想和她结婚，她不肯。爱利斯是个传记家，有点小名气。那回诗人德拉梅在伦敦大学院讲文学的创造，曾经提到他的书。他很高兴，在歌卜士太太晚餐桌上特意说起这个。但是太太说他的书干燥无味，他送来，她们只翻了三五页就搁在一边儿了。她说最恨猫怕狗，连书上印的狗都怕，爱利斯却养着一大堆。她女儿最爱看电影，爱利斯却瞧不起电影。她的不嫁，怎么穷也不嫁，一半为了女儿。

这房子招徕住客，远在歌卜士先生在世时候。那时只收一个人，每日供早晚两餐，连宿费每星期五镑钱，合八九十元，够贵的。广告登出了，第一个来的是日本人，他们答应下了。第二天又来了个西班牙人，却只好谢绝了。从此住这所房的总是日本人多；先生死了，住客多了，后来竟有“日本房”的名字。这些日本人有一两在外边有女人，有一个还让女人骗了，他们都回来在饭桌上报告，太太也同情的听着。有一回，一个人忽然在饭桌上谈论自由谈爱，而且似乎是冲着小姐说的。这一来太太可真动了气。饭后就告诉那个人，请他另外找房住。这个人走了，可是日本有个俱乐部，他大约在俱乐部里报告了些什么，以后日本人来住的便越来越少了。房间老是空着，太太的积蓄



早完了；还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，这才抵押了出去。那时自然盼望赎回来，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情形并不见好。房子终于标卖，而且圣诞节后不久，便卖给一个犹太人了。她想着年头不景气，房子且没有要呢，那知犹太人到底有钱，竟要了去，经理人限期让房。快到期了，她直说来不及。经理人又向法院告诉，法院出传票教她去。她去了，女儿搀扶着；她从来没有上过堂，法官说欠钱不让房，是要坐牢的。她又气又怕，几乎昏倒在堂上；结果只得答应了加紧找房。这种种也都是为了女儿，她可一点儿不悔。

她家里先后也住过一个意大利人，一个西班牙人，都和小姐做过爱；那西班牙人并且和小姐定过婚，后来不知怎样解了约，小姐倒不怙着他，说是“身架真好看！”太太却说，“那是个坏家伙！”后来似乎还有个“坏家伙”，那是太太搬到金树台的房子里才来住的。他是英国人，叫凯德，四十多了。先是作公司兜售员，没门兜售电气扫除器为生。有一天撞到太太旧宅里去了，他要表演扫除器给太太看，太太拦住他，说不必，她没有钱；她正要卖一批家具，老卖不出去，烦着呢。凯德说可以介绍一家公司来买；那一晚太太很高兴，想着他定是个大学毕业生。没两天，果然介绍了一家公司，将家具买去了。他本来住在他姊姊家，却搬到太太家来了。他没有薪水，全靠兜售的佣金；而电气扫除器那东西价钱很大，不容易脱手。所以便干搁起来了。这个人只是个买卖人，不是大学毕业生。大约穷了不



止一天，他有个太太，在法国给人家看孩子，没钱，接不回来；住在姊姊家，也因为穷，让人家给请出来了。搬到金树台来，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饭钱，后来便零碎的半欠半付，后来索性付不出了，不但不付钱，有时连午饭也要叨光。如是者两个多月，太太只得将他赶了出去。回国后接着太太的信，才知道小姐却有点喜欢凯德这个“坏蛋”，大约还跟他来往着。太太最提心这件事，小姐是她的命，她的命决不能交在一个“坏蛋”手里。

小姐在芬乞来路时，教着一个日本太太英文。那时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关心歌卜士家住着的日本先生们，老是问这个问那个的；见了他们，也很亲热似的。歌卜士太太瞧着不大顺眼，她想着这女人有点儿轻狂。凯德的外甥女有一回来了，一个摩登少女。她照例将手绢掖在袜子上，拿出来用时，让太太看在眼里。后来背地里议论道，“这多不雅相！”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锐的。有一晚那爱尔兰女仆端菜到饭厅。没有戴白帽檐儿。太太很不高兴，告诉我们，这个侮辱了主人，也侮辱了客人。但那女仆是个“社会主义”的贪婪的人，也许匆忙中没想起戴帽檐儿；压根儿她怕就觉得戴不戴都是无所谓的。记得那回这女仆带了男朋友到金树台来，是个失业的工人。当时刚搬了家，好些零碎事正是一个人。太太便让这工人帮帮忙，每天给点钱。这原是一举两得，各厢情愿的。不料女仆却当面说太太揩了穷小子的油。太太听说，简直有点莫名其妙。



太太不上教堂去，可是迷信。她虽是新教徒，可是有一回丢了东西，却照人家传给的法子，在家点上一支蜡，一条腿跪着，口诵安东尼圣名，说是这么着东西就出来了。拜圣者是旧教的花样，她却不管。每回作梦，早餐时总翻翻占梦书。她有三本占梦书；有时她笑自己；三本书说的都不一样，甚至还相反呢。喝碗茶，碗里的茶叶，她也爱看；看像什么字头，便知是姓什么来的。她并不盼望访客，她是在盼望住客啊。到金树台时，前任房东太太介绍一位英国住客继续住下。但这位半老的住客却嫌客人太少，女客更少，又嫌饭桌上没有笑，没有笑话，只看歌卜士太太的独角戏，老母亲似的唠唠叨叨，总是那一套。他终于托故走了，搬到别处去了。我们不久也离开英国，房子于是乎空空的。去年接到歌卜士太太来信，她和女儿已经作了人家管家老妈了；“维多利亚时代”的上流妇人，这世界已经不是她的了。



我深自忏悔，我知道世界上的人类除了一部分为利欲所沉溺的以外，都有着丰富的同情和纯洁的友谊，人类的大部分毕竟是可爱的呵！

邻 居

—— 庐 隐

别了，繁华的闹市！当我们离开我们从前的住室门口的时候，恰恰是早晨七点钟。那耀眼的朝阳正照在电车线上，发出灿烂的金光，使人想象到不可忍受的闷热。而我们是搭上市外的电车，驰向那屋舍渐稀的郊野去；渐渐看见陂陀起伏的山上，林木葱茏，绿影婆娑，丛竹上满缀着清晨的露珠，兀自向人闪动。一阵阵的野花香扑到脸上来，使人心神爽快。经过三十分钟，便到我们的目的地。

在许多整饬的矮墙里，几株娇艳的玫瑰迎风袅娜，经过这一带碧绿的矮墙南折，便看见那一座郁郁葱葱的松柏林，穿过树林，就是那些小巧精洁的日本式的房屋掩映于万绿丛中。微风吹拂，树影摩荡，明窗净几间，帘幔低垂，一种幽深静默的趣味，顿使人忘记这正是炎威犹存的残夏呢。